

真人無佚老息死此特為載形勞生言耳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六

宋 王 元 澤

澤

傳

惡至

大宗師篇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避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避是恒物之大情也

夫物之不遷是物之所以常性也物之必往是物之所以常變也性不可易變不可留此莊子所以有藏舟藏山之言也已夫舟者取其汎然無定也山者取其確然不動也壑所以取其澤澤所以取其大舟無定而藏之於深山不動而藏之於大況其物不止而止之物不固而固之也物雖止固而豈免造化之變移乎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走也夫造化冥運故言夜半造化難察故言昧者此莊子歎世人之不智矣惟真人與化同體與物為一生死榮謝付之自然藏妙用於無迹運至道之常存故曰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得所避是恒物之

大情也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

生者未必不死死者未必不生終始往復而無有極盡故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不生而生生此樂之所以無極也故曰其樂可勝計邪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得避而皆存善夫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夫萬物有始者必有終有成者必有毀斯皆見役於造化而無所逃其迹狀也惟聖人入道以無我乘物以遊心陰陽不能移造化不能役未嘗有所不存矣故曰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得避而皆存

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生覆者未必能形載而形載者未必能生成此萬物未為全歸也惟聖人成天地之功合萬物以為一此物之所以係而化之所以待宜乎獨為於宗師也故曰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

所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夫道天下之至妙而無體無迹無乎不在

也萬物莫不由之而似有情萬物由之而生而似有信寂然運故無為窈然真空故無形可以神會而難以情求故曰可傳而不可受可以心得而難以理察故曰可得而不可見混成先天地而生故曰自本

自根未有天地且絳萬世而綿綿常在故曰自古以固存然則道之如此而其妙所以無方也故鬼得之而靈帝得之而神天地由之而生而非因天地而有其高不可度而其深不可測無新成無衰弊而稀韋

至傳說得其體用而以為天下正其名所以繫列而長存也故曰比於列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不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撻寧撻寧也者撻而後

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夫道者聖人之體也才者聖人之用也有體而無用未得為之充有用而無體未得為之至故有體有用則得道之全真而無我也無我則無生故曰守之九日而外生無生則夜氣所以存故曰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夜氣存則見其所不見故曰朝徹而後能見獨見其所不見則萬世一視故曰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如此則了於不生不死也故曰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生不死夫道全若是則物於物而不物物其死所以不死矣生於物而其生所以不生矣故曰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物無不恃而不見其迹故曰無不將也物無不逆而不見其首故曰無不迎也物由之而彫謝故曰無不毀也物得之而生成故曰無不

成也物係之而後安故曰其名爲攬寧係之然後著故曰攬寧也者攬而後成也此入道之次序非真人不能與於此然自南伯子葵至於疑始之數子皆莊子製名而寓意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順隱於齊有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冷其心間而無事跣躄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夫至人者了於真空之妙趣達於無爲之真理萬物不可役其志造化不可拘其體以吾喪我而形骸豈足爲累乎若子祀子輿子犁子來之四人了於真空達於無爲不知生死存亡之變而四人入道而爲友所謂至人而已矣雖然形之曲僂跣躄而

不足爲累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車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以臂爲雞彈以尻爲輪以神爲馬此言萬物皆備於我身我能了之則足以乘而遊於形骸之外而出入於生死之域豈止息而更駕乎所以與造化冥運也故曰豈更駕哉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矣以汝爲將矣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

爲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得者時也所謂儻然而來是也失者順也所謂儻然而往是也來則不可禦往則不可止安於來而順於往憂喜豈能役我乎

蓋心無所係而已矣故曰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雖然心無所係而真空矣一有妄想則萬態交至而相惑故曰而不自解者物有以結之夫心者人之天而物者人之累我能固心絕累則萬物豈能爲敵乎故曰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此至人忘已如此也

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鑊錕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夫有意於爲人則未必爲於人而適取化工之所惡由金有意爲鑊錕而大冶所以惡之矣此不任其自然也惟至人與化同

10101A 0-4

體任其自然合萬物以爲一而亦嘗分彼我之異所適而無不可也故曰今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故成然寐者所謂暫往也遽然覺者所謂暫來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 相與於無相與者所謂合天人而不以人助天也相爲於無相爲者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也登天遊霧者所謂乘虛御氣也撓無極者所謂遍法界也此皆無我而能然既無我則外生外生則不可知其極盡矣故曰相忘以生無所終窮斯三人可謂

通達而無礙也

莫然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矜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常人以死爲喪真故悲哀而已矣至人以

死爲反真故無悲哀而已矣無悲哀則編

曲鼓琴不足以怪也子貢何必問之歟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

孔子曰彼何人者邪偷行無有而外其形骸

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禮者忠信之薄而凡常之桎梏也常人拘

執而務相爲誇尚故得其薄而不得其厚

知其外而不知其意至人達觀而屈伸動

靜處其厚語默言笑知其意宜務屑屑而

拘執歎此子貢責孟子反子琴張之禮而

宜乎二人反笑其不知禮意也故曰是惡

知禮意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

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

遊方之外者所謂不入於形器也遊方之

內者所謂入於形器也及仲尼之道至大

而亦不可以形器拘洵則行不以已而其

言使中人之可行此所以有遊方內之言

也遊方之內則比於拔俗潔身絕世無拘

之人則爲陋矣故曰丘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

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

於同體亡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

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

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

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

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夫至人者與造化同功而冥運於天地之

間以生爲外物以死爲復真生不求其始

而死不知其終異物非我之所異而我非

異物之所殊曠然兩忘而俱非我有內寓

六骸而外象耳目周流無極而莫窮本始

超然遊六虛之外而寂然處真空之內豈

務拘執於禮法而駭凡常之聞見乎故曰

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

之耳目哉然而至人之如此者達乎性命

之理而非有所依著也子貢不知而復問

其何方之依宜乎仲尼答之以丘天之戮

106 a 12

民吾與汝共之也夫所謂天之戮民者安天之命而以禮自拘也夫安天之命則至命也以禮自拘則盡性也此仲尼之所以聖者歟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道無不在而無有所拘儻適其理則生可自定由魚之在池則亦可以生何必泳海而方生也故曰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然水者魚之所適也道者人之所依也魚適於水而能忘水則其性所以生存也人依於道而忘於道則其生所以生存也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子貢曰敢問時人曰時人者時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聖人無我而與物齊諸安侯獨侔於天也方外之士介然拔俗而與物不耦所以獨

侔於天也獨侔於天則是人之君子矣若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者所謂人之君子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至人忘生死之極達聚散之常生不為之樂而死不為之悲故孟孫才之母死其哭無涕其心不感其居喪不哀者盡於反真之理而不感不哀此所以得名於魯國也顏回徒見其外而未得其內故曰回一怪之仲尼能得其內而又見其外故曰盡之矣進於知者夫能盡反真之理矣蓋能取

於道也故曰已有所簡矣能取於道則魄然無已而吾非我有其生死先後化與不化不知其所然與之俱往俱來此孟孫氏能於夢寐之中而自覺仲尼所以稱已與顏回不及矣故曰吾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有駭形者所謂人哭亦哭也無損心者所謂不感不哀也有且宅者所謂以形為旅寄也無死情者所謂不徇適去也如此則物非我異身非我有故曰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夢為鳥者必飛夢為魚者必潛此理勢之自然也故曰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夫夢之與覺生之與死混然一致而皆為真空何足哀樂於其間也故

曰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造適者非勉力而真爲也獻笑者非樂然
後笑也笑者至也排者去也非真爲則出
於強故不及至而止矣故曰造適不及笑

非樂笑則亦出於強故不及去而自止矣
故曰獻笑不及排孟孫才之哭泣何異造
適獻笑乎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生人者安於暫性忘於已化適於高遠俾
於上天明于一致故曰安排而去化乃入

於寥天一夫生死之變至大矣而達者了
之而不以爲大當其生則爲時當其去則
能順窮然無意於其間也然子反琴之歌
曲與莊子鼓盆之意同孟孫才之哭泣與

秦失三號之意同此皆至人之所爲非聖
人不能知之矣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奚求爲賴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川

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肆轉徙
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
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替
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
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皆在鑪播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
我點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
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
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
不爲巧此所遊已

意而子者無意也許由者無爲也以無意
而對無爲其於道也爲得矣此莊子所以
託言二子之答問矣夫仁義者道之迹是
非者智之端渾而內冥則皆不出於道散

而外著則未能免其累意而子言堯使其
服仁義言是非者所謂散道而外著也焉

能免累而止此許由所以有黜劓之言而
又曰汝遊夫遙蕩恣肆轉徙之塗乎然
意而子雖云無意而由有心焉是以未

樂盡道之妙壺而止願遊其藩傍也故曰
願遊於其藩遊於其藩者則有時而止此
許由所以引其師而復諭之也夫整萬物
而不爲義澤萬世而不爲仁者其道渾而
爲一也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其出歸於

無極也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爲巧者
化而不涉爲之之迹也此皆無心之所致
無心者乘物以遊心而無所不至也故曰
此所遊已許由之師可謂大宗師莊子所
以託言於終也故意而子無莊據梁者皆

莊子製名而寓意

顏回曰曰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曰忘仁義
矣曰曰忘禮樂矣曰曰忘矣曰曰忘矣曰何
謂也曰曰忘禮樂矣曰曰忘矣曰曰忘矣曰何
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曰忘矣矣仲尼曰

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
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
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

也
仲尼者無我也顏回者克己也以克己而

師無我則其進所以終至於無我此莊子所以言頽回始忘仁義次忘禮樂而終至於坐忘坐忘者無我而無所不忘而前所謂未始有回是也夫無我者天地萬物之所宗師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于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至人者一委於命而無累於物故富貴貧賤生死之變竊然盡忘而不介於胸中此子桑貧而以言其命也故曰命也夫夫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始言其知天次言其知人而終言其委命者蓋明能知天則所謂窮理也能知人則所謂盡性也能委命則所謂至命也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此所

以為大宗師也故終之以命焉此莊子之為書篇之始終皆有次序也學者宜求其意焉

應帝王篇

天出德而入道入道而盡妙此物之所以同歸而宗師也物之所同歸則應可以為帝王此莊子作應帝王之篇而次於大宗師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帝王之道在於無為無為則無迹無迹則不可言此王倪所以不答齧缺之問也夫齧缺者道不全之稱也王倪者王道之本也以其知道之不全而不得不問以其得道之端本而言不知不知者深知也然齧缺遽悟王倪不知之意而爵躍大喜而退以告蒲衣子蒲衣子遂與言其無為之妙也夫無為者道之真而莊子故於篇首而言之

有虞氏不及秦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秦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秦氏虞氏均為無為然虞氏不及秦氏者

非道之所以不同以其時變之異耳夫秦氏之世任其自然萬物齊譴而無彼我異同之辯故曰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不知而所以交孚自得而所以內直故曰其知情信其德甚真好

惡俱泯而出於是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入於非人夫如此者時之然也虞氏之世治有使然物我自殊而有彼我異同之辯非仁不足以齊之故曰其由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得於人者好惡所以形而入於是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出於非人夫如此者亦時之然也故以道觀之則焉有不及以時言之則小有不同蒲衣子欲極言無為之妙而所以以虞氏不及秦氏也

有吾見狂接輿任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肖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與曰是欺德也仕於治天下也猶涉海繫河而使茶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曹二蟲之無知乎

肩吾接與所稱之意已解於逍遙篇日中始者此亦莊子製名寓意也經常也常者久也久於其道則入下化成故曰以已出經式用也用者庸也寓諸庸而無不當故曰式義度人如此則本末兼全而內外俱治矣夫帝王之道無為為本而有為為末無為有為均是至妙任之各以時也接與知本而不知末知無而不知有所以有聖人治外乎之言也又引鳥鼠二蟲而明於無為夫鳥之飛鼠之穴者此自然也有矰弋熏鑿之害而然後其飛高至于天而其穴必在神丘之下此使然也自然者無為而使然者有為有為亦不出於飛穴之外

也接與自言於本末而不識本末矣

天根遊於殷陽至蓑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天根者老子所謂是為天地根是也無名者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也為天地根又為天地始此道之所以至妙也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取其意夫無名必至於有名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曰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乘莽眇之鳥者言其輕舉而不更駕也出六極之外者言不入於形器也遊無何有之鄉者言人真空之真也處曠垠之野者言居無盡之外也此則無為無心而天下自治矣故曰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此所以足為帝王矣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

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微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獲狙之便執蒙之徇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夫接與者止知無為也天根者止知有為也知無為者不得不論以有為故有吾答接與以出已式義之言也知有為者不得不論之以無為此無名復答天根以遊心合氣之言也夫遊心者汎然自得而復於至靜也故曰遊心於淡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於至虛也故曰合氣於漠虛靜無為而又能與物不違而不背公此天下之所以自治也故曰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貨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陽子居者亦莊子製名寓意也問明王之

道者是問帝王之道也夫明王之所為功及天下而身不居瞻足萬物而下不知處乎至妙而任乎無為此所以為明王之道也豈以跡明不勸而為之歟此陽子居未為知道之本末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雖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尤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過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歸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

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歸示之以太師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觀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已壺子曰歸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嬰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離珠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夫倅於天地同於造化者帝王之道也帝王之道出於無為之際而運於心術之間其妙所以入無方之神而其微所以出至虛之域冥諸內以忘其外潛其神以養其形千變萬化而不可測矣若壺子之所變本于無為而入於無方虛靜杳寂而忘外

喪形此神巫之不能相也夫鄭巫者所謂人知其神而不神也壺子者所謂人不知其神而入神也夫莊子言帝王之道而所以言及於神者以帝王之道入神則方盡於妙也故引壺子之事而明之言其如此則方可為帝王也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無為名尸者任其自然而名正也無為謀府者寂然不動而無思也無為事任者汎然無係而不役於物也無為智王者藏其天真而不用機心也體盡無窮者不求其終也而遊無朕者不顯其迹也盡其所受乎天者至命也而無見得者無得而無喪也亦虛而已者道至此而極於真空也夫至虛而極於真空者物來則應事至則辨所以勝物而物莫能傷矣故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

不傷夫帝王之道極妙之如此故於終篇而言之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過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

夫無乎不在無有不至體之而不見其體用之而不見其用天下萬物由之而不能知之者道也道無方也無體也無為也無名也有方則有體有為則有名名立則道之所以不全此莊子所以有南北中央帝之言也夫南北言其方也帝者況其體也相遇喻其為也儵忽渾沌言其名也此寓言道散而不全也道既散而渾合者亦不復完故曰七日而渾沌死夫渾沌者言其道合而一致得其妙者足以逍遙足以齊物足以養生足以經世足以死德足以為宗師而冥然無方無體也至于足以為帝王則是道之所以散而有為有名也有為

有名則道豈復合而渾歟此所以終言渾沌之死也七日者七篇之數也此莊子盡道於內篇之七也夫內篇者皆性與天道聖人之事而非淺見得以知之矣然終之於帝王篇者以帝者聖之餘而王則外而已矣是以終之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七

宋 王 元 澤 傳 奚 英

天道篇

夫天下之世俗外效曾史楊墨之所為而內失其自然之正性正性失則不能無為而安靜矣莊子因而作天道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無為為之謂之天審諦不妄之謂帝大而化之之謂聖天與帝聖皆出於道而所以通達矣故天道無為而行健萬物所以資始也故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自然而彌綸民心所以悅懷也故曰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者知天也通於聖者入聖也知天則達於無為入聖則任於自然如此則了於帝王之德而其所為寂然而物莫足矣故曰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無為也